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莊公經傳解詁弟三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箋曰据非將平國而有所反春秋君殺子不言即位箋曰以不即位見殺文也君殺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据經君不絕也箋曰据不即位不成君也隱之也箋曰繼殺即位者其意不言即位者亦其意也孰隱箋曰据桓薨地不隱之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箋曰內諱奔言孫君例曰夫人例月去姜氏者絕之

孫者何箋曰據公夫人皆言孫孫猶孫也孫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言于齊者盛諱文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據公夫人遂如齊末有來文念母也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箋曰正月謂上正月不言卽位也君桓公也存亦念也念桓被殺不忍卽位也首始也桓殺不明故託於念母以始之曰公夫人同如不同至何也於是始顯君殺之事

夫人何以不稱姜

氏
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貶
箋曰以去氏去姜卽與去夫人同也
曷爲貶
据俱以孫爲文箋曰据子孫不貶母
與殺公也
箋曰大夫殺君稱名氏諸侯相殺或名或人夫人與公一體直稱姜氏則不詞故去名氏卽同去夫人也
其與殺公奈何
箋曰据夫人外不得卽爲殺也
夫人譖公於齊侯
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非經例也經但以孫
箋曰此下言史事于齊顯其與殺耳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以淫於齊侯所生
箋曰此桓公怒夫人而加悖慢之詞惡其內齊而外己也襄文父女而曰同乃其子宜襄公之怒矣若實婬通而見事發夫人當懼而密謀之不得云譖也若本無而以此誣桓又亦不情檀弓曰齊王

姬魯莊外祖母此顯據矣云云之說不知何從而生**齊侯怒**箋曰齊魯不睦文姜強和之乃又辱其女故怒也桓取文姜當襄未立時蓋以其世子之女而卑之後又數以兵爭詩人數諷以父母媒妁疑如齊爲出妻也**與之飲酒**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　箋曰將行而燕也有無算爵**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於其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　箋曰幹車旁木也折其幹使倚之而不固　車馳遂墮而死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之据貶必於其重　箋曰夫人非親殺公母子宜相爲隱季子緩追逸賊爲親親疑莊公仍不得貶之使當

罪也

不與念母也

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箋曰莊以念母而不報齊故不與之終與齊絕則能處父母之間矣今乃迎夫人而母之欲讐齊則無以處母從母則忘讐依違終身卒爲女誘君子閔莊之孝近於禽獸故於其卽位追書孫齊而因貶夫人使莊遂爲庶子

夏單伯逆王姬

箋曰外逆女例時此內大夫爲外逆女當言如京師逆王姬而爲自逆文者諱爲齊逆也

單伯者何 箋曰以外逆外女例不書也 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箋曰詞同輩遂故知吾大夫魯王者後故上卿不名與孔父同 何以不稱使 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 天子召而使之也 箋曰其詞成直往逆而已若天子召之者然從王伐鄭亦其類也 逆之者何 箋曰據天子召當言送王姬于齊 使我主之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 箋曰逆之來魯而後嫁之

也襄公既昏於王王亦欲和齊魯伴若不知
其有讐而使魯主昏魯亦不欲發揚國恥託
王命爲重爲外王父主昏遂往逆之曷爲使我主之据諸侯非一篓日
据父母之于子必日吾伯姬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
同姓者主之諸侯與天子同姓者諸侯嫁女于大夫必
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敢其
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
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
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
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
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
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絶人

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箋曰築例時

何以書箋曰據非游觀又非城邑譏箋曰言築皆譏也何譏爾箋曰據臺囿乃譏

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于讐國故築于外　箋曰女而外次故知譏于外也魯既受命而自知新喪不可主昏又欲假王命以私齊託爲不得已者而築之于外

于外何以非禮據非內女

築于外非禮也于遠辭也爲營衞不固不以將嫁于讐國示譏者魯

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箋曰滅其邑已如滅其國言齊之志必滅紀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箋曰大國正例當時不日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丠箋曰伐例時

於餘丠者何箋曰据不繫經又不見此國邾婁之邑也箋曰言伐不繫同內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箋曰据非焚之國之也箋曰邑不言伐曷為國之箋曰据非焚則不疾伐君存焉爾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箋曰使若邾婁之都以與咸丠相起傳聞世皆

言君存聞見世皆言亟者傳聞世邾婁始褒故以其君重之聞見世邾婁久成國直譏內而已焉爾者設辭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箋曰內女例日卒月者殺其恩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箋曰据紀季姜不卒錄焉爾箋曰使與內女同

曷爲錄焉爾据王后崩猶不錄箋曰据內女猶有不錄

我主之也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箋曰譏內以主王姬爲得意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書者婦人無外

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箋曰會例時月者起此夫人即孫齊之夫人也使若兩人深諱之嫌貫兩人故月以起之父女本有會禮經書公會杞伯姬是也郜已滅書會存之

乙酉宋公馮卒箋曰大國正例日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箋曰會伐例時月者會讐惡而重錄之

溺者何箋曰据翬貶俠無貶問所不知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

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　箋曰特著此文與俠柔相起俠卒溺柔不卒張三世例也知非貶者貶即溺當再見乃足明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　箋曰當時不日正例於馮卒葬從正不罪以篡以起罪宣公也

五月葬桓王箋曰王葬當日此月者起不書例故同之大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箋曰据襄匡簡景崩葬相接也葢改葬也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　箋曰云葢者未知即三月乙未崩者耶抑以前王也但以其不見崩

意之爲譏改葬春秋說曰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則以爲改葬在七年後闓運謂書葬桓王若沒其崩日者然非乙未崩者也爲其和齊魯使人無父子故絶之非必改葬若實譏改葬當先見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箋曰以入二見以王猛入于王城篡詞也以酅入于齊叛詞也叛而賢之權也以酅當國明酅可存紀以入于例時

紀季者何 箋曰据紀侯無貶道 **紀侯之弟也** 箋曰以稱字也 **何以不名** 箋曰据鄭弟語名即弟當云紀紀侯之弟某 **賢也** 箋曰使若君已卒者然故文與蔡季同 **何賢乎紀季** 据叛也 **服罪也** 箋曰齊方讐紀

而季先下之故知服罪其服罪奈何箋曰据詞同叛逆爲惡詞也魯

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與齊爲讐不直齊大紀小季

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
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言之者以
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
者難辭賢之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
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箋曰請者請於紀侯也齊攻紀不已紀侯不
能守而又不肯下之季乃以私邑降齊以存
姑姊妹爲詞故紀亡酅獨存也紀侯大去則
去國之酅叔姬亦歸焉叛而存君故賢之臣
無叛君之道故言以入明季當受罪紀侯則
可赦
弟耳

冬公次于郎次者兵舍止之名箋曰內次例時

其言次于郎何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箋曰据無所俟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箋曰据次于雍渝先言救晉次于聶北言不能救邢次者救師之詞後不見所救而書葬紀伯姬爲內隱知爲救紀也故紀則齊不能復紀讐魯乃可復齊讐保昏姻禦寇仇不此之出而畏齊亡紀哀而惡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書者

與會郜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箋曰饗一見例時月者夫人爲魯謝齊書饗爲重會必有饗會主禮饗主情欲明饗會不異故從郜例月

三月紀伯姬卒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箋曰內女卒例日月者起本不書葬從變例也不言子者既嫁不別行輩　伯姬歸紀至是三十二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箋曰遇例時葢齊連二國以謀紀魯　垂者前桓公與鄭會之地趣鄭背魯爲魯自啟戎也

紀侯大去其國箋曰大去一見例時

大去者何箋曰問所不知滅也箋曰爲上下同力也箋曰以大之知孰滅之箋曰据紀侯自去也齊滅之箋曰据下齊侯葬紀伯姬曷爲不言齊滅之箋曰滅譚言滅齊師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箋曰取邾鄑鄑郚諱言遷此又諱滅故知爲襄公賢者而諱何賢乎襄公箋曰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復讎也箋曰以公不諱乾時之敗知用兵唯復讐爲義何讎爾箋曰据桓十七年齊紀會黃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煮而殺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

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箋曰言此以極破魯莊也盡者何箋曰据紀季以酅入齊紀侯又大去紀末盡滅也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箋曰卜之當喪師之半言不吉之之甚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爲不吉也箋曰此郎乾時敗之義也哀莊公見人復讎而曾不怵惕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箋曰紀入春秋已爲天王所褒故知事在遠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家亦可乎家謂大夫家曰不可箋曰家唯有父母昆弟主

友之讐皆所見世世親戚恩深者也王父以上恩殺事遠不可追理國何以可据家不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國君何以為一體据非一世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雖百世號猶稱齊侯今紀無罪今紀侯也箋曰据紀季言入紀侯言大去是紀侯無罪也此非怒與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曰非也箋曰賢者不遷怒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箋曰以經諱滅

知紀當絕也殺列國君直身當誅耳以其譖使天子失刑故國當絕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箋曰春秋成有明天子矣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無說無悅懌也箋曰襄公既會紀聞號詞稱先君惕然感焉于是滅紀此託託於齊以破內也先君冤死而獄不得直雖託名復讎猶將許之若陳佗受誅但不得不得再通不可伐蔡滅之也邾婁夏父與魯惠公亦不得相仇伐吳于巢亦不得爲讎唯齊與紀魯與齊有讎道則莊公宜絕矣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

不去紀也箋曰既不能黜絕其祖父則滅其孫子以終無可通之時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若如也猶曰得爲如如此行乎箋曰据復讐在禮經官法曰不得也箋曰明天子在上諸侯莫敢託詞以相滅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箋曰据爲取不可爲其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闃其無人箋曰春秋有天子則有方伯也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不得貶　箋曰諸侯相攻恆患無詞此緣恩許其疾紀愈於無故而相滅者非果許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箋曰從大國例當卒日葬月此卒月葬日大國變例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据鄧季姬也隱之也箋曰以書日同於君及夫人何隱爾箋曰据隱共姬則稱謚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箋曰起大去爲滅故特書葬亦以起內不能救致葬于齊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箋曰明齊非眞復讎特託詞耳故忘其讎

而葬之欲以結讎春秋因其有可葬之道而予之**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篹曰也讀爲邪弟子問復讎之義非將殺紀侯妻子或逐其妻子耶如之何其可葬**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之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篹曰以爲者齊意也空設復讎之法使齊侯眞若能復讎者亦足以惑當世故書其葬以爲齊特利其土地而非眞致怨於紀也若魯莊遇齊侯之殯必不得葬之矣

秋七月 箋曰方記齊紀祀內讐故不書他事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箋曰言公及盟例也例日時者從微者深諱詞也狩例時起存郜

公曷為與微者狩 据與高傒盟諱此競逐恥同 齊侯也 以不沒公知為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箋曰据方賢齊襄也 諱與讎狩也 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讐義不可以見齊侯也 箋曰狩卽會也天王狩者會諸侯之詞此當云公會齊侯于郜以溺

會伐夫人會又饗皆見譏文故於此此諱公使若自狩于郜而遇齊微者因與之狩亦猶觀魚爲愈也言及者明非實狩也公及例日此時者使若實微者者略之也不言及齊侯狩于郜沒公爲諱者沒公則罪在齊齊侯故爲我欲之詞**前此者有事矣**溺會齊師伐衞是也**後此者有事矣**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譏**箋曰据終隱之篇貶蠢也**於雠者將壹譏而已**箋曰壹專也以此槩彼爲壹**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雠狩也**狩者所以共承宗廟亦所以教習兵行之義　箋曰會公而狩私明公不但會齊乃欲與齊田狩爲樂**於雠者則曷爲將壹譏**

而已 箋曰據不可並立于天下 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讎不可勝讎 箋曰春秋之法卽事爲制賢者有貶亂之賊不先絶唯讐則若殺君之賊不可復見也大讎則當絶之而不復書可勝讎則足亂其例故設壹讎之法亦若殺君者不復見也 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同 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讐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箋曰方起壹讎故令公狩與齊師相接不及他事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箋曰如師請盟之詞讎言文明例時屈完如師

來盟于師國佐如師乃直言如師彼佚獲此目言之亦爲無君之詞起上狩非實狩齊不肯會魯也

秋倪黎來來朝箋曰朝例時

倪者何箋曰据小國當言人朝小邾婁也小邾婁國箋曰來朝而名是先褒後進與邾婁同下小邾婁子來朝始見卽言爵不見初褒之文比之邾婁其當先見可知故知此倪卽其事也彼不見褒文此見褒文而無其說一事明矣若非小邾婁當如介葛盧例言來不得言來朝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箋曰据下小邾婁子來朝不言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倪者小邾婁之都邑

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　箋曰邾婁尚字小邾婁初見不得名故從州舉之例謂之倪也時邾婁五分其國立倪與濫爲附庸不合於天子故未能以其名通于列國也春秋亦因其可褒而褒之示託王之義先謂之倪後謂之小邾婁使若我封之者然其實小邾婁在列國謂之倪也小邾婁名亦未能通從其本稱而稱之

黎來者何箋曰据儀父初稱字**名也**箋曰以無褒文反有略文故知名也**其名何**据僖七年稱子**微國也**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　箋曰附庸之附庸以王魯進之故先見微例國無加小者小者其俗稱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箋曰會伐例時不譏

者爲避王深諱此此下言齊侯則四人皆君也順王人而微之言公以起之

此伐衛何篓曰据下王人救衛不諱此納朔公會亦不諱爲兩正之詞

納朔也篓曰下言朔入是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据納頓子于頓言納

下朔入公又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爲納朔伐之

辟王也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篓曰救例時月者起子突實貴將

王人者何篓曰以在子突之上似二人也微者也篓曰以稱人故子

突者何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信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箋曰据子猛嗣子子朝簒王王札子子又在下子取見絶子虎稱字皆非其例**貴也**貴子之稱箋曰以子叔姬例子卽兄弟之詞也**貴則其稱人何**据王子取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繫諸人也**箋曰使若子突從王人而出者然**曷爲繫諸人**据不以微及大箋曰据君大夫敗自有稱人例也**王人耳**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者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箋曰王出師而不能勝使罪

任子突不能當將帥之任僅等於微者耳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箋曰入者出入惡例時此月者起上王人救衛為拒朔使若子突與朔連而抗王命者然

衛侯朔何以名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絕箋曰諸侯死乃名名故名為絕也曷為絕之据俱入也犯命也犯天子命尤重箋曰不名則似若為子突所納故必明其犯命其言入何据頓子不復書入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

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𧊒出奔者天子
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𧊒因爲天子諱微
弱 箋曰犯命則篡
矣不 問其正不正也

秋公至自伐衛 箋曰不得意致例月時者起實得意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 箋曰据會伐致伐召陵蕭魚又致會

得意致會 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國獨重其本會之時 箋曰善義兵若會盟津而伐商往伐歸狩也

不得意致伐 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不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

得意不致皆例時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据得意不敢勝天子也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螟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　箋曰螟例時

冬齊人來歸衛寶箋曰來歸例時歸寶一見譏自明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箋曰据取郜鼎于宋郜已滅矣晉侯分曹田不言晉人來歸衛人歸之也以稱人共國辭　箋曰受賂諱深故託之於齊言來歸衛人自明矣若齊得衛寶當云齊人來獻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箋曰据器物從主人讓乎我也箋曰齊魯

五國皆受賂以拒王使齊首兵而我從之其讓乎我奈何箋曰據公會伐齊實首兵公致伐公不得意也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朔得國後遺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為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為齊侯之言以明經意非果有此箋曰此託言也前既使齊首兵此又為讓我之文見齊無力則我之拒王明矣背王而事讐皆於此明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箋曰會例時言于防以起齊侯未歸且來魯矣防內邑二十九年城諸及之襄十三年又特城之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箋曰星變例時日者詳錄之加夜猶加鄭也

夜中星霣如雨箋曰夜中與日中日下稷同例詳又加詳承上例也但星霣不足異在一夜中乃異耳

恆星者何箋曰据月稱恆五行星亦經弦疑謂行星也列星也恆常也常以時列見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箋曰夜明故星皆不見疑本未夜而漏刻過差未必夜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箋曰星反後測之夜已中矣故知此夜星不見也魯四月夏三月夜中子後初夜戌正是夜凡遲三時始見星

如雨者何箋曰据雨嫌直言雨如雨者非雨也箋曰星不

能雨加如自知非雨矣**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箋曰据星雨非類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　箋曰時流孛縱橫光氣往來非尋常飛星墜地之比史臣狀其雨又言其復所記詳也

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　箋曰君子孔子也君子不知所不知言星霣而復大怪矣但記其霣下之狀似星而非星似雨而非雨蓋電氣也故改曰霣齊人謂雷爲霣一曰雲轉起也言星霣不言霣石者時未見所霣不言電光者人皆以爲星

何以書箋曰据不爲灾**記異也**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

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賈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星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 箋曰夜明而有異光使人震驚歸之星異雖異而實常也

秋大水 箋曰水災例時

無麥苗 箋曰禾災例時言無則非水災之所致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彊俱遇水災苗當先亡 箋曰禾二月始生八月而熟今粟也

四月見無麥則無苗已久矣故据問無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蝝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以者民食最重蓋旱不能耕麥　箋曰一災謂無苗也禾無苗種於去年冬至夏當穫今入秋乃知無麥則麥亦有苗而不實於是成災何以書箋曰据不言饑記災也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箋曰穀不熟則爲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箋曰會例時齊欲和魯而以盛餌之公既見齊侯而夫人又爲此會者蓋莊公亦知讐齊直爲勢利所劫託於夫人以父女恩

往來齊亦羈縻之故詩曰魯道有蕩齊子游敖刺二國之以利相誘也穀亡國下見伐齊取穀則齊滅之也書會穀亦所以存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箋曰次例時月者起非實次）以俟陳人蔡人（箋曰俟一見例時）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据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　箋曰次者不敢進之詞故知其無所俟陳蔡下無所見又非伐魯之師也）託不得已也

師出本為下滅盛與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人微之　箋曰本會

齊師同伐盛耳託若有陳蔡之師而後出師者然故言以爲不得已之詞也齊宋陳蔡方同伐衛不言宋者直託於小國以起其非實侯

甲午祠兵箋曰蒐狩例時此日者起滅同姓非祠兵也

祠兵者何箋曰据春曰祠非兵事出曰祠兵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箋曰此据周禮答之也出者出庫中兵器于郊外以授士卒入曰振旅五百人曰旅箋曰入者以旗致鄉遂徒役皆入國中各詣其部伍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言與祠兵禮不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

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　箋曰兵器由國出其人自鄉遂入旣授兵其用之皆同但周禮分春秋習之耳故曰其禮一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辨鼓鐸鐲鐃之用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是禮一也兵器不入國門當先振旅而後治兵師說出爲出師入爲師還則禮不一而振旅更非習戰

何言乎祠兵

据不書　箋曰　据禮則四時常事

爲久也

爲久稽畱之辭　箋曰承上師次若以待祠兵者然然後可及夏不還也

曷爲爲久

据取長葛久之　箋曰据甲午一日耳不爲久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諱爲久畱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　箋曰上言次郞俟陳蔡下言

及齊圍成若不設祠兵之文無以知其爲一事故言甲午使士卒皆俟甲午乃爲久也甲午葢郎滅成之日郎實祠兵當依蒐狩例書時

夏師及齊師圍成箋曰圍例時及者我欲之詞成降于齊師箋曰降例時加于者非實降使若內不得意者然我欲取成而成乃降齊矣

成者何箋曰据公救成內邑也盛也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箋曰以邑不言圍而七十二年後失地有盛伯與此相起盛則曷爲謂之成箋曰据盛伯非不能以名通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箋曰降于者內詞故知同姓也國謂之盛入魯謂之成亦若倪之言小邾婁曷爲

不言降吾師據戰於宋不言歸鄭箋曰據成內邑當若取濟西田不言晉取辟之也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成自從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箋曰因有齊師而辟之于齊起結讐仇滅同姓

秋師還箋曰還例時

還者何箋曰據當以公致伐善辭也箋曰士匄公孫歸父及公公還自晉皆善之此滅同姓何善爾箋曰據方辟之于齊病之也慰勞其罷病箋曰欲成而成降齊我徒勞而無功不得已而還承上祠兵爲爲久若公閔師病而

還者然故善其還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箋曰據公至自伐衛不託於師病非師之罪也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箋曰上諱爲師及此言師還明上及圍者公也非師也師方有功實未嘗病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殺其君諸兒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箋曰君殺例日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箋曰人殺討賊詞也正例時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箋曰公及盟例日時者方託於復讐使若齊大

夫皆從我而盟然言公及不諱汲汲者方託伐齊爲復讐也

公曷爲與大夫盟据與高傒盟諱不言公齊無君也箋曰使若讐已復不稱先君可以相接然則何以不名据高傒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箋曰公能定齊齊大夫當襍然求正於魯其詞當云公如齊泣盟而今言及仍是要一大夫之詞故諱之言大夫而已此大夫卽糾也以嬰齊例知之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

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不爲嗣賤故不錄之

夏公伐齊 伐箋曰公伐例時 納糾 箋曰納例時挈者納子例

納者何 箋曰据納于太廟已入在內弗克納則在外 入辭也 箋曰納者不受之詞與入爲篡詞同也

其言伐之何 据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 箋曰辟弗克納以伐起之明非納也伐之耳

糾者何 箋曰据下言子糾 公子糾也 箋曰据齊人取之知齊公子

何以不稱公子 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 箋曰据納公孫甯稱公孫也

君前臣名也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糾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 箋曰使若吾大夫糾從遂隱如例去氏也臣謂魯臣也復讐者將殺其君未有立其公子者也故諱使糾與公爲君臣起上使齊大夫即糾

齊小白入于齊箋曰小白挈者篡詞也入例時

曷爲以國氏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 箋曰据糾爲篡詞則小白不當國當國也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國也 箋曰皆不正而糾實未入唯小白爲當國耳其言入何箋曰据小白卒葬從正例非篡不當爲出

入惡也篡辭也箋曰小白之篡與晉文異但順公而爲篡詞耳小伯與衞晉同齊無君而得入糾既言納小白不得更惡於糾故不日篡而曰篡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箋曰過時不日隱之正例起小白不失臣子恩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箋曰公及戰例日不言公仍日以起之

我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從外詞起非復讎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據郎之戰言戰則敗見箋曰據不必更言敗

伐敗也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爲勞而不伐之伐以敗箋曰伐讀爲榮故不

諱敗

曷爲伐敗据內不言敗績曷爲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箋曰据賢曹羈諱不言戰

復讎也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箋曰以敗績著其必戰必死之義

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卽大夫當有名氏王伐鄭譏人此伐之不當見微者箋曰据從及戰也

公如上据知爲公及戰例日日故知爲公箋曰公

公則曷爲不言也箋曰据伐敗不諱

不與公復讎也箋曰方譏與讎狩不得又復讎

曷爲不與公復讎据諱與讎狩齊襄會紀乃大其復讎箋曰据

復讎者在下也時實不能爲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

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　箋曰公既與讐狩唯在下乃可復讐耳嫌復讐之義已絕故因初交兵以示義明讐猶當復但公不復耳公雖忘讐在下當復在下雖可公已不可矣復讐無反復之道

九月齊人取子糾箋曰取例時月者起非實取實取當言執也文與執單伯同順上君臣詞**殺之**箋曰殺大夫例時人殺大夫相殺例

其言取之何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　箋曰据取者取邑取師之詞**內辭也**箋曰使若我邑然內大夫與邑同重**脅我使我殺之也**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

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
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
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
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箋曰殺之者託討及
殺行人之詞也他國殺世子母弟大夫公子
直曰殺討賊亦曰殺但不氏耳若齊殺子糾
當言殺其公子糾糾當國當直言齊人殺糾
不得言取言取則絕之于齊齊當坐取而曰
殺之爲內詞是我殺之上挈而此見子是上
當國而此反正與鄭忽同又見糾當立皆絕
糾于齊　純
爲內文
其稱子糾何據不立也　箋
曰據君前臣名
貴也箋曰明非吾大
夫齊子糾耳
其貴奈何箋曰據言納
糾不見貴文
宜爲
君者也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
君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殺君因解

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
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　箋曰小白
爲篡詞故於此正糾爲子
以治小白爲之見本惡

冬浚洙　箋曰浚一見例時浚抒也淘汰使深也

洙者何　箋曰据爲內邑詞　**水也**　以言浚也　**浚之者何**　箋曰据水功不書　**深之也曷爲深之**　据本非人功所爲　箋曰据以水地者大之也　**畏齊也**　洙在魯北齊所由來　箋曰齊取糾而我深洙下乃敗其師是因畏齊而浚之　**曷爲畏齊也**　据伐敗也　箋曰据浚洙不能見畏文　**辭殺子糾也**　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一所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

之畏齊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　箋曰使若糾與洙鄰齊取糾而後設洙守則畏意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箋曰公敗師例時月者方畏齊喜錄之

二月公侵宋　箋曰公侵例月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　箋曰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無九伐而有異名故問

觕者曰侵　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麤　箋曰侵者先屯其地而出兵掠戰

精者曰伐　精猶精密

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　箋曰伐者結日偏戰

戰不言伐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箋曰戰言伐者齊人伐衛人及齊人戰宋公等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三事皆別有義例

圍不言戰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

入不言圍舉入爲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

滅不言入舉滅爲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

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宋南北有難復連禍于大國故危之

三月宋人遷宿箋曰遷國正列月

遷之者何
箋曰據邾鄫部繫國則可
遷此似宋人遷于宿也
不通也
以其不通所遷之地　箋曰宿遷而不復通
諸侯故不言宿遷于某　而曰宋人遷宿不明宿
入于宋也蓋宋未取宿地但取宿鄰國地宿
四面地皆宋有自不能不臣屬之宿實未遷
宋人遷
之耳
以地還之也
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
通反爲遷者宋本欲遷
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耶宋逆詐耶先
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
得言
遷
子沈子曰
箋曰沈子二字
旁注誤入正文
不通者蓋因
而臣之也
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
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
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
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

主書者從宋也箋曰大國脅小國之計使之不能自立其罪滅于滅人其惡甚於取國凡遷皆月所以謹之明小國當自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箋曰外次例時月者善我能解散敵師使不幷力公敗宋師于乘北箋曰敗師例時

其言次于郎何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又言乘北箋曰据郎者我所次之地伐也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箋曰次于內邑伐我明也伐則其言次何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箋曰据次者善詞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

當言伐也　箋曰齊與宋同來未肎言伐我但次于郎而已我出師而齊引去齊不成其爲伐宋亦不成其爲伐也若本同伐但不與我戰猶當言不伐我矣故言伐當作故不言伐

注非**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郎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　所以強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箋曰兵合而自離我乘而敗之使若彼方次而己敗者然言次譏內也我本讐齊而反得齊力以敗宋起前復讐爲託文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箋曰敗師師例時月者蔡人龍說與十四年

入相起謹之

以蔡侯獻舞歸箋曰以歸例時獲君之善詞

荊者何箋曰据荊人聘稱人州名也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箋曰先著荊後著荊人明其漸進也荊與楚一國史記乃知之据經則荊進至人復降至州舉而楚若別爲一國

州不若國箋曰州若荊徐國若於越國不若氏箋曰氏若英氏潞氏甲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箋曰介人不若介葛盧也名不若字箋曰倪黎來不若郳婁儀父字不若子皆取精詳錄也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蔡侯
焉爾猶此類也　箋曰夷狄大不過子
獻舞何以名据獲晉侯不名　箋曰据以隗子歸滅猶　不名絕箋曰絕之
於諸侯曷為絕之据晉侯不名絕　箋曰据以歸諱執之詞獲也獲得
也　戰而為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箋曰生得而不能守位請降而臣之故名
獻舞示與凡伯異曷為不言其獲据晉侯言獲也不與夷狄
之獲中國也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荊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
之則　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　箋曰蔡雖宜絕荊不可加于蔡故諱
言以歸兩治之實以滅荊獲國君之罪

冬十月齊師滅譚箋曰滅奔正例月譚子奔莒箋曰君奔正例時以歸名奔不名

何以不言出據衛侯出奔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箋曰不名絕之者見滅出奔無絕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箋曰莊篇凡書齊宋事中不更書他事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箋曰內敗師例時日者宋已次郚今又至郚郚蓋齊所取紀邑後入於我頻致宋師故日危之

秋宋大水箋曰水灾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王者後記灾在所聞世記災也外災不書此

何以書据鄰移不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不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　箋曰莊篇兩書外灾一齊一宋皆云及我者莊篇記二國事詳起譬齊當結宋二國政事皆我所當知故云及我兼爲三世法

冬王姬歸于齊箋曰外女歸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非我主之過我也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

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箋曰王姬歸齊必過我則是常事例不書矣魯前主昏無所效而猶幸王姬一過以結于齊故以過我書使若前亦因過我而築館盈內諱文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箋曰歸于正例時此月者仍從內女例也紀叔姬伯姬之倰外妾也而從嫁詞者起紀侯大去即在酅也紀侯前去叔姬蓋還魯至此九年始歸

其言歸于酅何 据國滅來歸不書酅非紀國而言歸　箋曰据歸于者嫁詞不當加紀加紀者外君詞此倰也

隱之也 箋曰國亡君去喜其有歸則痛其無

所歸

何隱爾箋曰据先大去不隱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

箋曰紀侯雖在紀國已亡矣言于酅者曰在酅唏矣主書者紀季全酅存紀功不明言叔姬歸于則紀侯在酅文見而季非降齊可知也

夏四月箋曰齊宋事相接例日不書他事

秋八月甲午宋萬殺其君接箋曰君殺例日及其大夫仇牧箋曰及殺大夫承上為句例日

及者何箋曰据孔父先死乃言及累也箋曰累則及不分後先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箋曰三及不同而皆累則累無定例故知必有同者孔父荀息皆累也箋曰唯經言及乃爲累故展轉相据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反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有則此何以書箋曰欲知三及異同也賢也箋曰三及皆尊之如君著其有君之德故知皆賢何賢乎仇牧据與孔父同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強不可禁也箋曰此

皆言史記以證經經文無此三賢之事注以不名證孔父以出奔證仇牧以卓子成君證苟息雖甚巧密近於晦隱仍非傳不知也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帥魯莊公戰者乘北時**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淑善**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　箋曰怨閔公不早請而歸

之也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爾虜焉故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箋曰惡乎至言何自來也愬其非因虜則不得見魯侯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頸也齊人語仇牧聞君殺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持拔劍叱罵之萬臂擽仇牧碎其首側手曰擽首頭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爭博殺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

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萬殺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箋曰出奔正例時殺逆大賊加月此及華亥等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箋曰外會例時會三國已上始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箋曰滅例時國滅君死之正梁鎮中說月者起人卽齊侯滅

秋七月箋曰方記齊事不書他事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者大信詞

何以不日据唐之盟日箋曰据公會盟例日易也易猶狄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箋曰雖盟非不信也其易奈何箋曰据不見易文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箋曰魯與桓接例也其不日

何以始乎此箋曰据十六年同盟于□魯尚不與終莊篇會齊盟無時例也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箋曰史記世家言以爲曹沫君之意何如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劍而從之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

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　箋曰不言讐者前已屢會不可更言也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曹子曰**

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竟**管子顧曰君許諾**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

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

盟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爲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

箋曰與大夫盟故在下**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摽辟也時曹子

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要盟可犯**臣約其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而桓公不欺**箋曰既與曹子盟仍與魯侯重盟故經書公會盟于柯與其不欺也所以不欺者齊本負魯假此深結之**曹子可讎**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箋曰因以爲恩無所怨也**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箋曰以信與桓以貳責莊亦所以自治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箋曰伐例時

夏單伯會伐宋箋曰會伐例時

其言會伐宋何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　箋曰據輩會皆目言上事後會也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箋曰往而已後矣桓信著于天下託詞耳會柯而即伐故使若單伯後會

秋七月荊入蔡箋曰入例時月者謹夷狄入中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箋曰內大夫會諸侯例時起上會伐非後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箋曰外會例時成齊伯與北杏見漸進之義

夏夫人姜氏如齊箋曰歸宗之義無譏明正例以起其餘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箋曰外伐例時見當爲倪即小邾婁也爲小邾婁本名倪見之

鄭人侵宋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冬十月箋曰宋齊閒事不書他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箋曰不書他事義同十五年冬十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箋曰外伐例時見荊齊爭鄭亦以成齊伯

秋荊伐鄭箋曰狄伐例時

冬十有二月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箋曰齊桓盟例時言同盟而月者譏內不與

同盟者何箋曰据內不與同欲也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箋曰魯方以柯盟結齊旋懷二心卒受鄭瞻之佞前有讐而不能復後有信而不能守反覆無以自立幾至亡國言外之同欲譏內之不同故月

也

邾婁子克卒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　箋曰傳聞世小國始卒例時不名不葬此名克者起邾婁內屬國先褒進異於滕薛宿杞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箋曰執例時稱人執者非伯討

鄭瞻者何箋曰据蔡人殺陳佗疑爲鄭君鄭之微者也以無氏也　箋曰据下言逃來不言奔又不月知非大夫既不當國名與宛同知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据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

齊稱人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文人書甚佞也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箋曰無故而執執而令逃來歸於我是國謀之所爲故知甚佞也蓋鄭瞻自詭能得魯託罪于齊以掩其謀非鄭國之事而欲以見功則佞于齊佯奔以亂魯則佞于魯是謂甚佞春秋說以爲取齊女皆瞻之策是甚佞之事也

夏齊人殲于遂箋曰殲一見例時遂已滅復見者存遂許其報齊也

殲者何箋曰据未言有水殲漬也衆殺成者也殲者死文殲之爲死漬死非一之辭故曰殲漬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

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潰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故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箋曰蓋以水灌其屯而殺之故以自死爲文著其無備而自取亡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箋曰逃例時國君乃言逃來亦不能朝之詞也自齊齊有力執之而欲以國君待之起齊重瞻也

何以書箋曰据微者非以邑來

書甚佞也箋曰執而反見重其佞又甚也

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

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箋曰起前所以書執者爲逃來書之也明白可見而執魯不知故傳鄭重明之

冬多麇箋曰感精符以爲鄭瞻之戒

何以書箋曰据非灾

記異也麇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箋曰不言日食晦日

夏公追戎于濟西以兵逐之曰追箋曰追例時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据公追齊師至鄰舉齊侵也大其爲中國追也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箋曰不言伐我故知爲中國追也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箋曰据伐中國當言救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箋曰戎至而師已出不知戎意所欲伐但見追師耳

其言于濟西何据公追齊師至鄰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也箋曰以水地者大之也濟西曹地後魯取其田日須侵地則先亦不屬曹入春秋入曹耳與

魯連境後又爲齊取也

秋有蜚 箋曰蟲異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非災又不多 記異也 蜚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

冬十月 箋曰將娶齊女以媵婦相連見意故比三時不書他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箋曰媵例時陳人陳侯也稱人

者起滕不書略之遂及齊侯宋公盟箋曰大夫及君盟例時

媵者何箋曰据經媵皆言來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箋曰知諸侯者大夫無他國媵也女在塗稱婦時陳夫人至鄄而結假送女以往不言陳侯婦者略之以姪娣從媵又有媵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箋曰此二者何者因說其事所謂雖問不得不廣者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媵不書此何以書據紀伯姬歸于不書媵也爲其有遂事書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書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　箋曰時魯雖受柯盟猶懷反覆結自以權宜而往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箋曰據遂逆王后乃天子之命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　箋曰本使結送女結遂及盟則送女更成善事故嘉其盟因詳錄其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

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滕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

夫人姜氏如莒 箋曰如莒者爲女孫結昏也莊公幼女叔姬二十七年嫁莒慶者蓋子般同母弟夫人是時年五六十矣下大災注誤以爲外姪非也如莒不譏者欲見事從常例於再如譏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者邊垂之辭勢且遠也 箋

日方有鄄盟而兵已出因薄伐而還鄙者遂丙小縣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箋曰月者見譏例

夏齊大災箋曰外災例時

大災者何箋曰据災各有主名

大瘠也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疾曲禮曰四足曰漬或馬牛疫死與之疾

大瘠者何箋曰据漬爲殺不能大也

痢也痢者民疾疫也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非人所爲

王者後及我也與宋大水同義痴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箋日亦以齊起莊公篇詳於齊宋事也齊宋事皆與我相涉特謹書之非果及我也即及我當直言大水大災而已

秋七月箋曰方書齊事令相接故不及他事

冬齊人伐戎箋曰外伐例時戎山戎州舉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箋曰文姜薨年唯書喪事故不及他事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箋曰日卒正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箋曰日卒正例不貶者使若有兩姜

氏爲夫人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纂明者書葬箋曰過時不日不能葬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箋曰肆省一見例時月者大省爲子卯日也魯建丑猶在子月節內故有子月卯日

肆者何箋曰問所不知跌也跌過度

大省者何箋曰据大灾大饑大閱大蒐大雩皆對小言之

災省也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赦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

箋曰眚有災而宜自省之名也冀奉說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子卯者子月卯日卯月子日古昔相傳凶日非桀紂亡日也周禮士喪篇曰朝夕哭不避子卯是殷禮避子卯矣魯用殷正月建丑而云子月者日以節氣爲正以用殷故用殷法而避子卯也周公以忘哀改制不遵先祖之意而用前代之制故不哭以過此日若桀紂亡日非諸侯所當省曹耀湘說桓以正月如齊四月見殺是此二月爲災眚之月忌日止一日而忌一月是曰大眚文姜既死乃追爲桓立忌月故下以五月首時於正月立之是禮已過故譏之

肆大省何以

書箋曰据子卯不樂譏箋曰言肆是過甚之詞也何譏爾箋曰据內大惡諱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

箋曰魯自有國以來大省常在卒哭期外隱公不成喪不責小惡至此乃得譏耳但用禮過非不孝也故譏始耳曹耀湘說父死廿二年而始知省故譏之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箋曰葬小君例日七月而葬主書者嫌文姜實妾母

文姜者何箋曰据夫人孫于齊無我小君也凡臣之稱夫人曰小君稱君母曰我小君我我我君也詩曰我以爲君其君妻生亦同稱夫人死則不書薨言卒而不書葬故於葬我小君下乃發問以辨嫡庶**莊公之母也**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嫡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　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箋曰夫人孫齊已絕之矣此直妾母耳不必改其爲桓公夫人與殺公者也但絕夫妻不絕子母者文實無意殺夫莊又不讐齊既不與念母足以明法此後不必苟論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箋曰殺公子例時比大

夫也未為大夫大夫者稱公子已為大夫大夫者稱大夫夫公子稱人者大夫殺大夫例明當坐殺

夏五月可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宜以首時箋曰下皆齊事故不書他事嫌上文姜實妾母故以五月首時明知母而不知父以不當首者為首既赦姜又譏子者父子君臣恩義至重責婦人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防魯地箋曰公及盟例日不稱公而日足以定之

齊高傒者何箋曰据微者不氏貴大夫也箋曰以氏知之曷為就吾微者而盟据暨與公盟也箋曰据內微者言及公也

以其日出名氏徵者不得日大夫盟當箋曰日而諱故知公公則曷爲不言公箋曰据暨不諱諱與大夫盟也箋曰高傒過防而汲汲與盟爲將結昏也不從處父例者下不更見高傒也不言及其大夫非衆詞

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箋曰納幣例時諸侯以上納徵曰納幣幣者國之重禮徵之言成諸侯以盟平爲成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

箋曰從喪娶譏也何譏爾箋曰据公喪娶則貶夫人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　箋曰娶在二年之後除喪而娶也必不汲汲先納幣此因佞人惑之而爲婬游託以朝齊爲名齊因有昏姻之約故諱以納幣譏之使若喪娶猶愈則大惡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箋曰公至例時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此之桓國何以致箋曰公子遂納幣大夫亦致故据桓爲問危

之也箋曰致皆爲危設例也何危爾箋曰据納幣無危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箋曰非納幣實姪耳以求昏而危知同陳佗

外姪

祭叔來聘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之詞李池箋曰使與高子來盟同爲無君進說去天王與錫命去天相起

夏公如齊觀社箋曰觀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喪觀社尤惡於納幣當從諱例譏箋曰託以譏之也何

譏爾箋曰据非公張之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觀社者觀

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箋曰惡有重於喪觀故使若以越竟觀社爲譏其非禮猶愈

公至自齊 箋曰觀無危自明亦致者起非實觀致例時

荆人來聘 箋曰聘例時强大始通見危也

荆何以稱人 据上稱州今箋曰据州不若國國不若稱人去州取二等也

始能聘也 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箋曰荆楚爲一國例不可顯

先州舉稱人後繫國稱人則荊之爲楚明矣文必使荊楚如二國者爲怗荊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箋曰遇例時公實要齊侯至國下言朝公自明託遇

爲穀名以

蕭叔朝公箋曰朝例時蕭叔稱字與蔡叔許叔同貶蕭以譏內

其言朝公何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

公箋曰据不能朝言來

在外也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箋曰順公遇穀爲文外既無

廟自不言朝不得惡公而朝

秋丹桓宮楹箋曰一見例時蕭廟例言公言宮者諱使若飾生人之室

何以書箋曰据修舊不書譏箋曰以言宮知譏也何譏爾箋曰据功不重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箋曰將娶讐女因飾夫人廟無側恍着惡之心故託以丹楹譏桓當言公言宮者生之以起其恍惕也丹刻非大工必不踰時假踰之時不止譏丹刻而已故知託以譏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箋曰曹終春秋卒月葬時以終生

見治于王故夷之卒月者正例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箋曰扈晉地公會盟例日會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箋曰從公會盟正例當危也

何危爾 箋曰据柯盟不危

我貳也 箋曰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 箋曰以上言丹故託于上賦也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箋曰柯所以不日見例也齊以女誘人亦當坐賦君子但自責我既賦則不賦齊故非

彼然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箋曰比丹楹加重故月二事相比成例

何以書箋曰據一譏而已譏箋曰加月故知再譏也何譏爾箋曰據御廩灾乙亥嘗有相起之道刻桓宮桷非禮也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箋曰楹桷有大小耳同木柱也去年秋丹之至今年春三月乃刻之猶不悟桓殺于齊故再見宮使若生人所居起其死其親而文若譏非禮耳於是下乃書姜氏入

葬曹莊公箋曰時葬小國正例

夏公如齊逆女箋曰逆女例時何以書箋曰据下言入不當言逆女當爲取讐女諱親迎禮也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箋曰使若公有禮夫人無禮者然

秋公至自齊箋曰逆女不當至公當至夫人耳下方言入故先使若公自以事至逆女而不至者然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箋曰日入者君滅國文諸出入惡者無日例

其言入何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　箋曰据入當地**難也**箋曰若以兵入我國**其言曰何**据夫人姜氏至不日　箋曰据出入惡無日例言日云者已知夫人不當入但問日例**難也**箋曰從伯討例又爲內滅國例也**其難奈何**箋曰以一婦人不能難**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畱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箋曰僂曲也順也夫人讐女不

賂不可使入國今何以入乎爲與公約而舉國降之也約謂約昏逆女也夫人雖爲惡詞責公約之非夫人能入我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箋曰用者祭祀之詞日者失禮之重承桓宮而日而言用覿日用時以宗廟臨之

宗婦者何 箋曰据不言及若一人之稱然 **大夫之妻也** 箋曰實二人之詞也大夫宗婦猶言公夫人大夫靡然不諫諍與婦人同也凡無君乃言大夫因上入詞爲舉國降之之文 **覿者何** 箋曰据非聘無覿 **見也** 箋曰避朝文言覿耳日者朝例王中公朝于王所是也 **用者何** 箋曰据祭祀乃言用 **用者**

不宜用也 不宜用用幣爲贄也箋曰幣帛亦朝聘所用或以告神今無祭而用幣起相率奉夫人爲主無君之詞也

見用幣非禮也 以文在覿下不使齎見知非禮也一非禮得禮者箋曰見用幣猶鼓用牲一禮常事不書書亦譏又譏非禮之用使若託以非所用而書

然則曷用 箋曰据大夫宗婦男女異贄

棗栗云乎斷脩云乎 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

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
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
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
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
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
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大夫妻言宗婦
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
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
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
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
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
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箋日言
大夫無贄見夫人之禮也見婦人唯有婦贄
豈可以大夫而奉棗栗斷脩乎見則用幣矣
譏見非譏用禮夫人當執贄以見大夫詩曰
大夫夙退刺莊姜也其宗婦自班于堂下是

見已無反執勢見夫人之禮

大水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箋曰水災例時

冬戎侵曹箋曰侵例時

曹羈出奔陳箋曰出奔例時連上戎侵若滅而君奔賢羈之詞

曹羈者何箋曰据國氏當國或微者曹大夫也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　箋曰此比鄭忽例下赤歸比突歸例曹君無赤則羈非君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据羈無氏箋曰据莒慶譏來逆女賢也箋曰楚萩吳札是也何賢乎曹羈据國見侵出奔以辟難戎將侵曹曹羈諫

曰戎衆以無義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君請勿自敵也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羈曰羈知諸臣不能死節守猶可以不敗因請自行曹伯曰不可臣下不可獨往羈曰曹伯憤大夫之不可使故輕往自禦之三諫不從遂去之羈曰侵者淺事也曹君負其勇怒羈沮衆而逐之不可言放故以自奔爲文順羈意以避戎難爲己罪故得義非以去爲義也知非實去者若去無緣得書也戎侵而以去爲賢能禦戎可知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羈能敵戎而君不使

赤歸于曹箋曰歸于者出入無惡赤國君例名歸于例時**郭公**

赤者何箋曰以羈奔赤歸與鄭忽突同既解羈爲大夫則赤非君也**曹無**

赤者蓋郭公也以郭公在赤下箋曰大夫不得不繫國故知曹大夫無赤也赤與突同爲出入無惡之詞小國未踰年之通稱赤卽曹君明矣下不見赤卒則君

亦無赤故知
即郭公赤也
郭公者何
箋曰據曹
不得爲郭
失地之君
也
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
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
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
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箋曰文與虞公同葬
詞也赤賓不得歸曹而死于郭因謂之郭公
諱赤之死使若因羈奔而赤乃得入者然
是出奔郭也猶在
其封內故可言曹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稱字者敬
老也禮七
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日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　箋

曰聘例聘例時女叔稱字傳不言其例經師舊傳
三例未敢從也女叔生稱字又與原仲例異
原仲以女叔起使若陳侯之大夫皆不名者
然則原仲稱字不嫌於賢之也陳聘唯此一
見明不原
記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葬
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罪重不
得書葬與盜國同箋曰卒日從正例不葬
絕
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食正例 **鼓用牲于社**
箋曰用
例時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据日食在天箋曰据日食三十七鼓用者唯三求乎陰之道也求責求也箋曰言此亦一道古禮之存者鼓禮也牲于社言用則非禮明不分別者二道皆非消伏之法不足分別得失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之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

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懽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于二叔殺二嗣子也　箋曰朱絲所以係俘國君者示將因執之牲所以禱方脅之而又禱非也莅鼓則不用牲用牲則不鼓

伯姬歸于杞箋曰內女歸例月時者伯姬後叛夫先奪其恩與鄫季姬同

秋大水箋曰大水例時

鼓用牲于社于門箋曰用例時

其言于社于門何據一鼓用牲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

箋曰大水凡八唯書一鼓用牲者見者不復見例門者七祀小神不能司水旱故非禮也鼓牲同用亦非禮不言者從可知凡用皆非禮而云于社禮者上已譏于社此又加于門知爲于門書

冬公子友如陳　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大朝輕也　箋曰如例時書者爲後如陳起例莊母貶爲妾故無母弟而於閔言季仲見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箋曰伐例時

夏公至自伐戎　箋曰至伐例時不得意書者爲戎滅曹也

曹殺其大夫箋曰稱國者君殺也殺大夫例時不名者無君例曹無大夫無君則可言大夫

何以不名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　箋曰据羈已名衆也箋曰非其殺之衆殺之也曷爲衆殺之据殺三郤名　箋曰据立晉稱衛人不死于曹君者也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仗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無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箋曰凡稱大夫皆無君之詞衆以大夫不死君因盡殺其大夫猶君殺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据胡子髡滅

箋曰許赤歸曹則死郭猶死位也當先見戎滅曹**爲曹羈諱也**箋曰使若赤歸而又討罪**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如上語知爲戰　箋曰上言戎侵赤歸此又言死知赤實戰死非以歸死乃得責大夫不死也當言及戎戰敗績如楚得臣**爲曹羈諱也**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其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　箋曰羈先諫而去故得不死君死大夫殺而已獨存書戰則嫌辟難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箋曰公會伐例月時者討叛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異與上日食略同箋曰日食正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會來例皆時箋曰公會例時會女無譏文書者為夫人會齊侯起例以為譏婦人無外事則當有譏文古者大饗見夫人父女會無疑亦非譏或如何說亦可伯姬二十五年嫁此年冬見出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同盟此月會者始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箋曰如例時

葬原仲箋曰原仲字者外大夫已卒例

原仲者何箋曰据如晉葬晉襄公繫國此若二事陳大夫也箋曰以氏字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

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箋曰公使友往陳辟難非放非奔實放實奔故著葬大夫以顯其非使於陳乃私行耳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據大夫私行不書箋曰據人臣無外交

辟內難也欲起其辟內難箋曰欲使季子免二殺專安國之功故先出之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

內難者何箋曰据經不見也經但免季子於罪使若先出者然

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通者淫通箋曰齊度終不能得魯陰使女惑二公子以利謀專國政非婬通也婬通不

得得二人之心以脅公語在三十二年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箋曰時莊公爲佞人所惑夫人所蠱不用季子至後聞生及之言乃始召季子耳故先不得與政坐而視之則親親親至親也箋曰自族昆弟之子以上皆謂之親親之中又有親疏同母弟則親之至親故曰親親因不忍見也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箋曰據傳則自請据經則公使通之故爲使文也

冬杞伯姬來箋曰來者奔文來例時

其言來何

据有來歸

直來曰來

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 篓曰內女亦無外故同祭伯例言來來卽出奔也伯姬之叛夫而公受之當坐容叛人知非杞伯出之者出則曰來歸

大歸曰來歸

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箋曰逆內女例時

莒慶者何　箋曰据不稱使來逆女　莒大夫也　箋曰文同曹羈故知大夫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箋曰据逆女無所賢諱　譏　箋曰以言來是譏文　何譏爾　箋曰据公女有適大夫之道　大夫越竟逆女

非禮也　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　箋曰不言歸于莒言叔姬賤故者文不可施於人臣也君嫁女於外臣示以黨援使生外心故言來爲無禮文妾女當爲媵不則爲內大夫妻莊愛幼女文姜爲結昏于莒因貴莒慶使同附庸及夷國君而言來

以見之

杞伯來朝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杞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　箋曰來朝例時杞本爵伯

公會齊侯于城濮箋曰公會例時爲同盟後見大信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箋曰伐例時日者至而即戰非偏戰日日例故日伐時戰

衛人及齊人戰箋曰戰不日者未得乎師詐戰例也

衛人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伐不日此何以日据鄭人伐衛不日　箋曰据言伐者二百有三無日

者至之日也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箋曰日而伐故知至日卽戰非討罪之伐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箋曰衛見師至亦當設守遣使乃遽與師與戰故為衛欲之詞春秋伐者為客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為主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故使衛主之也戰序上言及者為主箋曰雖皆失禮欲分首從姑許衛戰曷為使衛主之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箋曰據皆失禮衛未有罪爾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箋曰至卽縱兵故衛及戰為無罪敗

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戰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箋曰以不稱師乃見齊兵之暴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箋曰邾婁正例傳聞世當卒月葬時此日卒者起其由褎進加錄之不葬葬以見褎例

秋荊伐鄭箋曰荊退州舉者明前荊人時爲楚人出也狄伐中國例時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箋曰救義兵例時

冬築微箋曰築例時爲無麥禾書

大無麥禾箋曰灾例時

冬既見無麥禾矣箋曰麥巳月畢穫禾酉月畢收至冬則見之早矣

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箋曰据無麥禾既先見不書則此爲築微特書也乙亥嘗先見御廩灾是其例諱以凶年造邑也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云大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箋曰將見凶年不修例故於此顯之使學者知春秋不記事前後相通見意冬不必冬月不必月日不必本日諱之者下方請糴而自築微

故諱之

臧孫辰告糴于齊箋曰告糴一見例時

告糴者何箋曰据糴穀不當告鄰國請糴也買穀曰糴箋曰請不言乞者諱使若內自糴而但告于齊何以不稱使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箋曰据乞師言如楚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箋曰使若辰告於君私請糴于齊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据國事也箋曰据季子私行通之耳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積雖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有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　箋曰不但爲築微乃請糴亦當諱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箋曰新例時

新延廄者何　箋曰据南門言新作　修舊也　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　箋曰以不言作知因舊修之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　据新宮災後修不書　譏　箋曰新作亦譏知新爲譏文　何譏爾　箋曰据廄非游觀之比　凶年不修　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馬廄也　箋曰凶年馬不飫而亟亟于廄故譏也上築諱意不顯于此言新以起之

夏鄭人侵許箋曰侵例時譏背幽之盟

秋有蜚箋曰異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蜚不成災記異也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箋曰蜚蠦蜰臭如蘆菔根蝨類也人氣襍則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箋曰從內女爲外夫人例不日者起不當書葬與伯姬同伯姬抗節死叔姬終事紀伯有夫人之義故以夫人卒葬之起紀不當絕又紀侯卒不見於此卒媵知其君薨矣子立則同妾

母於內例得稱我小君於是卒之

城諸及防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别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箋曰城例時畏齊故城之言及者本欲城防託城諸而及之經無君臣邑之殊注以君夫人君大夫例知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箋曰方書畏齊不能救紀之事故不書他事

夏師次于成箋曰次例時欲救紀而不能與次郎相起

秋七月齊人降鄣箋曰降例時月者起上師次爲救紀

鄣者何箋曰据無國伐文紀之遺邑也箋曰以師次與次郎同故

知救紀也鄣卽鄣也在紀爲鄣入齊爲鄣鄣以下葬知之**降之者何**箋曰据我與伐乃言降齊師成降是也**取之也**箋曰鄣已入齊此直取之而已**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箋曰据一月再取不諱**爲桓公諱也**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箋曰鄣已入而復取之故諱使若又降之者然**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不書因諱而書則不成爲諱**盡也**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其於取邑箋曰紀君夫人倭弟皆賢而盡取其遺邑爲之諱所以正之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箋曰內女爲外夫人葬例月同大國君日者起

不當書與伯姬同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箋曰据紀伯姬以大去錄隱之

也箋曰哀痛同於伯姬也何隱爾箋曰据紀亡久矣其國亡矣

徒葬乎叔爾箋曰言非獨紀亡鄰亦亡也叔不能葬之葬之者亦齊侯也不言齊侯使之託于叔李池蓮說嫌與伯姬同別嫡倂也君可葬人之夫人不可葬人之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箋曰日食正例鼓用牲于社是後魯比殺二君狄滅邢衛箋曰再見鼓用牲者前夏此秋也蓋以秋分夏至陰始盛長舊傳鼓社之禮於初見食各一書之用例時不當用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箋曰以水地者大之也言魯則大在齊矣魯不憂中國不會而遇言及譏之遇例時

齊人伐山戎箋曰伐例時山戎戎氏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貶箋曰人貶詞自明也

曷為貶據齊侯伐北戎不貶曰據方大公為中國追箋

子司馬子曰箋曰司馬子三字旁注誤入正文

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箋曰以其言山則戎保山自守而猶迫之是甚迫近也迫近或反致敗末若追于洓西者之善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

戰據得捷也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箋曰桓方盡取紀邑又欲威魯貪功名而迫戎憂其不敵又不與戎敵桓故使若驅之于山戎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爾云者言但可驅不可戰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箋曰築例時爲齊威我我頻築書之

何以書箋曰據非于外又非凶年譏箋曰以言于與王姬館同也何譏爾箋曰據諸侯有二臺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

齊人語也識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箋曰郎近邑非國都也游於下邑以觀婦女故曰臨民漱浣知漱浣者以郎臺即泉臺

夏四月薛伯卒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殺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箋曰小國始卒例時不名不葬此月者前書侯以月錄之起本爵非貶也

築臺于薛箋曰築例時以頻築臺書

何以書箋曰據前已譏譏箋曰不從不復見例故知譏也何譏爾箋曰

据築臺同館

遠也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箋曰薛鄰國地而往築臺與之互市因自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戰所獲物曰捷　箋曰獻例時月者起非實獻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据齊未嘗朝魯　箋曰据楚人獻捷稱使

威我也以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爲威魯書之　箋曰稱侯以來與上威上過相通知爲我不與伐戎而來問罪耳

其威我奈何箋曰据威我不當獻戎捷

旗獲而過我也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

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箋曰過魯不行朝會而以軍容入人國故抑之曰來獻爾

秋築臺于秦　箋曰築例時通上二築見譏

何以書　箋曰据于薛已譏

譏　箋曰前言于薛此亦當從不復見例而書故知別有所譏

何譏爾　箋曰据秦薛同為國同于遠

臨國也　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箋曰魯于薛近而去秦遠蓋初與交聘亦與互市築館此後世通商租界之事鄭祭寄檜亦其前事也徒

開邊賦斂我心故義臨國不譏遠者薛已遠矣

冬不雨箋曰不雨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不雨皆見月例此時也記異也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箋曰非不閔雨亦非勤雨自爲有不雨之異而記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箋曰書者起齊威　我非實來獻麐桀識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箋曰遇例時爲齊威我詳錄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箋曰大夫有罪例月卒此日者與同正卒

傳聞世例不卒大夫

何以不稱弟据公弟叔肸卒卒大夫公子卒例箋曰据莊不不書二十七

年傳言公子牙莊公之母弟故問殺也箋曰不卒而卒隱之之例無戰執文知內

殺之殺則曷爲不言刺据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爲季

子諱殺也箋曰君殺不諱諱之知大夫相殺也曷爲爲季子諱

殺据惡叔不孫發得揚臣公卒子不遂日殺者也季子之遏惡也過止

不以爲國獄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緣季子之心而爲

之諱季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季子之遏惡

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召之於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　箋曰聞牙之言乃知慶父牙俱不可任悟先讓而始用季子也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為牙欲立慶父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再言

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俄而牙殺械成是時牙實欲自殺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季子和藥而飲之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芺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芺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

死公子牙今將爾今將欲殺辭曷為與親殺者同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箋曰据經爲有罪文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箋曰据爲賢者乃有諱也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箋曰据段當國猶稱鄭伯以殺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

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殺君書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戮之猶有恩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箋曰公薨例日

路寢者何 箋曰據有小寢當言大寢 正寢也 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箋曰路大也當路門因謂之路寢堂也顧命綴衣于庭士禮死遷尸于寢士卑故死于室大夫以上死于堂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箋曰子卒例日卒不地）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据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爲君）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据定姒俱稱卒書葬箋曰据賊已討許閔公）（爲子當成其爲君也）未踰年之君也（箋曰嗣之如子耳般不得爲君父也）（子道則然）有子則廟（則立廟也）廟則書葬（緣子恩也箋曰此謂世）

子既踰年而死者也踰年成君有臣乃有子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弑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篡日如例時凡君死臣不得出使以無所受命也慶父恃齊而殺般季子不能討也聞殺而奔魯人不戴慶父齊乃託以大義立閔公而諱殺事慶父以齊力歸又殺閔公乃後走死猶不敢言其殺故言如齊以見其私行與季子相起

狄伐邢箋曰狄伐中國例時

元年春王正月箋曰不言卽位于此見繼殺而立

公何以不言卽位箋曰據子卒不見殺文繼殺君不言

卽位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箋曰於此見繼殺也

孰繼据子般殺不見箋曰据莊公薨子般未踰年不成君繼子般也

箋曰已書子卒是繼子也孰殺子般箋曰据公子牙殺不成慶父也

箋曰以書如齊爲無君詞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殺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

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季子當莊公在時力能誅牙則誅之莊公不知慶父之惡而託孤焉與季子並用之故曰不可及也慶父既殺眾情不附乃又歸獄於人若探其情發揚其事力不能誅反激之成變以失齊援因以親親自解非實親之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箋曰養馬者曰鄧姓樂名也此下言史事非經義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據師還也箋曰解曰使師滅同姓歸善於師今樂殺子般歸惡於樂故難之也閻運謂此問傳事不必有所據莊公存之時樂曾淫

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殺之矣使殺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聞君殺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殺而不變正其眞僞之也箋曰至者慶父召之至俟其異議則殺之也季子不變其獄既得免而奔齊國人𧦬然慶父不能安亦奔齊齊乃知魯不可圖而閔公立矣

齊人救邢箋曰救例時爲下非救見正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箋曰葬君正例日此過時亦日文無

可

加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鬭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箋曰公及盟例日桓盟例時此月者起季子之歸賴公汲汲也夫人在內齊在外國危幾亡故月以危之亦以善之

季子來歸箋曰從嫁女出例來歸例時嫁女歸宗親之許季子免二兄之罪

其稱季子何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箋曰据嫁女當系國稱季姬

賢也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

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　箋曰使若之別一賢季子非公子友也友如陳例不致出奔不書則在國文明故特加季賢之起其實莊公弟非公公子又起其郎所稱公子季友者 **其言來歸何** 据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箋曰据無季子出文 **喜之也** 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言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箋曰喜其不忘公室以歸宗恩予之

冬齊仲孫來 箋曰來例時直來曰來亦內女無禮例

齊仲孫者何 箋曰据言來又繫國不名若小國君不能朝者 **公子慶**

父也箋曰上見如齊下見奔莒此與季子俱來見季仲爲兄弟詞故直言無疑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箋曰公子不得爲仲孫卽臣齊當名繫之齊也箋曰使若女嫁於齊者然曷爲繫之齊据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外之也箋曰亦從女嫁繫彼國也曷爲外之据俱出奔還也春秋爲尊者諱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箋曰尊者莊公也慶父莊公之大夫爲親者諱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箋曰親者閔公嫡母哀姜爲賢者諱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子女子曰箋曰女子二字旁注衍入以春秋爲春秋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

記爲春秋　箋曰魯後有仲孫見於春秋今先取而書之使後人讀之若史文有誤者然夏五月首時亦其例也

齊無仲孫

箋曰齊大夫不得但舉氏也

其諸吾仲孫與

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殺君出奔　箋曰因後見仲孫故不言仲子也來者奔詞使若魯受齊叛者絕之之甚此時魯亦無仲孫故曰其諸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　箋曰遷正例月比滅猶愈故不爲桓公諱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箋曰宗廟事例日禘當於太廟此實

諱喪祭若以不禘太廟爲譏耳

其言吉何据禘于太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太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太廟皆不當篓日時知太廟不可禘乃禘于莊公而除喪曷爲未可以吉据三年也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篓日据踰年稱君不必滿年三年亦不必滿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
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
二十七月也傳言二月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
外可不譏箋曰雖不据禘
滿三年必滿二年也于大
其言于莊公何
廟不言周公祫僖時閔公
公不言于僖公以莊公
未可以稱宮廟也
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
稱宮廟明皆非也箋曰廟者遠祖宮者生
人之据言禘也箋曰
宮据禘于太廟稱廟
爲未可以稱宮廟
丹刻俱當思慕悲哀未可以
稱桓宮鬼神事之箋曰知
在三年之中矣
三年中不可禘太廟但爲莊公立廟經當言
吉祭莊公而云吉禘者使若以不禘太廟爲

譏愈於短喪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箋曰据短喪大惡當諱譏箋曰言祭有吉之道有不可吉之道非大惡也祔曰吉祭是可以吉而禘則不可言吉何譏爾箋曰据背殯用師猶不特譏也譏始不三年也與託始同義箋曰國有大難當悲哀恐慎以係臣民之心而亟亟涖政短數喪數致使後世猶藉口閑衛以廢禮卒無所益故譏其始不言託始者春秋無不三年之文無所託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箋曰公薨例日見殺例不地

公薨何以不地箋曰据僖不即位與隱公例異隱之也箋曰殺則不地何隱爾箋曰据僖不即位足以見隱殺也箋曰不先見殺文則僖亦

同攝例也孰殺之箋曰据僖不殺慶父也箋曰以下出奔與如齊同文也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殺二君何

以不誅箋曰据喜季子則得與國政矣將而不免遏惡也既

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與不探其情同義不

書葬者賊未討逸賊嫌實逸賊故箋曰託於親親以特見隱之之文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箋曰夫人孫例月與文姜同非實孫不去姜氏者不貶僖公又爲後坐齊罪也下云薨于夷夷

郎邾婁從不繫例邾婁魯屬國明夫人無所歸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慶父殺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箋曰內大夫出奔例日時者同宋萬絕之也逸賊亦從討賊例得再見何義非

冬齊高子來盟箋曰來盟正例時

高子者何箋曰據繫國不名君之詞也氏而字又臣之詞**齊大夫也**以有高傒也箋曰言來盟是大夫來使文也

何以不稱使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箋曰據女叔字亦稱使

我無君也時閔公殺僖公未立故正其義

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箋曰內大夫得敵君者將君命耳無君則純乎臣然則何以不名据國佐盟名箋曰据納糾君前臣名喜之也箋曰與季子同文故知喜之何喜爾箋曰据公盟有譏文盟不足喜正我也箋曰為來詞是正義與涖盟同其正我奈何箋曰据正我當言乎莊公死子般殺閔公殺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與曠年無君無異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設時勢然箋曰為威我之詞故知以言可取魯也齊本謀亂魯及二君殺而魯人憤激夫人慶父不得

安齊桓自悔反正殺女以說焉乃使大夫定君而去嘉其釋戎爲好故云來盟雖不及胥命平國之正於盟爲善也其實以言不能桓取魯故又曰美談美談云者非實事也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襲曰南陽齊南山之陽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久闕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鹿門魯南城東門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箋曰狄入例時月者實滅也爲城楚丘諱言入

鄭棄其師箋曰棄師一見例時

鄭棄其師者何連國者并問稱國据無取師之文不能箋曰自棄惡

其將也以言棄師卑其將也與箋曰將卑稱師言師知舍軍同文舍軍爲舍卿則棄師亦棄卿矣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其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

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殺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箋曰非實棄師欲救邢衛而不敢又出師以防狄進退失据故曰棄師之

道譏鄭伯命將救衞而不敢進託以將非其、以師爲戲經無高克名不譏逐將

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春秋莊公經傳解詁弟三 閔公坿

受業桂陽劉映藜 李金戣 校栞